

韭菜坪日出

□孔德林

太阳五点半来。我们五点钟出发，和风一起，往山上赶。

到达山上，天空已有亮光。看日出，要说痴迷，韭菜最痴迷，韭菜的世代代，为看日升月落，在韭菜坪顶，扎根千万年，宽广无边，不让杂树长。它们不像我们，只为日出而来，它们的看法，与我们两样，雨天看日破云，雪天看日散花，阴天看日吞吐，晴天看日出没，形态各异，姿态万千，每一天，它们唱不同的歌，跳不同的舞。

今日，韭菜起得比我们早，已经梳洗，已经穿戴。紫色的韭菜花，盘着头，婀娜着，向东倾斜。韭菜的叶，却忙着，在风里变成浪，韭菜的叶浪，比紫色的花浪优美，别看是绿浪，在风里，贴在地上、弹起来，又贴在地上、弹起来，起伏间，形成浪花，看不见歌，动作优美得不行，韧性强悍得不行，风来和风细雨，雨来和雨抒情；而韭菜高贵的紫色的花，硬着脖子，花大如拳头，一摇一晃，怕弄乱盘头、脖子，切开风，大声地，呜呜吵，露水爬上去一波又摇下来一波。韭菜坪上的韭菜，不惯着露，不让露蹭鼻子上脸，因为不停地有露上来，不停地摇，弄得韭菜，根深蒂固，抱紧了韭菜坪。

山头的帐篷里，有人伸出头来，看我们一眼，看着开的无人机和相机一眼，又看东方一眼，

挂着清鼻涕，瑟瑟地出来。他们为了记录下千变万化的美，匍匐在山上，不知多少天了，头发已经结絮，红黑的脸，用白做底色，眼神时时像醒，又时时像睡。鼻翼扇动几下，阿嚏一声，黑色帐篷上，飞不回家的小花蜂，腿上还有韭菜花粉，细长着眼睛，被这喷嚏一震，翅膀一闪，有露粘在上面，飞不起来，变成滚。

夜放的马，黄着毛，摆着头，与风斗，打个响鼻，并不叫，用半边脸，对着东方。马看日出，只用一只眼，马有马的看日法，一只眼，一个太阳，很直接，不需要两只眼在太阳上聚焦。只是鬃毛，在风里，时时挡眼，需要摆头。它的日程是这样安排：日出前，找韭菜间的杂草，吃饱；日出时看日出；游玩的客人来了，驮客人在马道上转一圈。它的主人走在前面，背着手，一只手牵缰绳，一只手摇马鞭，马鞭是从山下折来的有丫的枝条。主人还唱山歌：韭菜坪来呜呜吵，露水爬上去一波又摇下来一波。韭菜坪上的韭菜，不惯着露，不让露蹭鼻子上脸，因为不停地有露上来，不停地摇，弄得韭菜，根深蒂固，抱紧了韭菜坪。

山上没有大鸟，小鸟也稀，闪着曲线飘逸，才呼地在头上，就去了远方，大家看日出，它们，看看日出的人、韭菜、山、雾与马，不敢高飞，高处是鹰和风的地盘，鹰是驾风的老手，捕鸟的英雄。小鸟知道，离人近，

离韭菜近，鹰是有怕惧的。韭菜坪上的小鸟，毛裹得紧，像大茧，毛贴着肉，样子娇小。

夜很嫩，淡青色，滤过一般。我们在夜与白的交界处，看得分明又看不分明，韭菜坪是天与地的交界处，吸进去的气，有滑的感觉，不沉闷，只是凉了一点。

山洼里的雾，浓稠得不行，想学云，飘上来，却因浓稠，没有力气，干着急，在低洼里，来来回回地荡，眼睁睁看着鹰飞上来，眼睁睁看着云在飘，眼睁睁看着东方发亮，太阳快出来了，着急得不行，干脆往东方淌，成雾海，铺成万里雪白的毯，与浅红的蓝天，呼应着，成背景，等日来。

山腰里，洞里吐气来，乘风上山，变成云，飘得矮，从眼前过，我赶紧抓一把，放进嘴里，有淡淡的甜，有韭菜的清香，再抓，去远了，我迷恋新云的味道，嫩不说，纯不说，鲜不说，化不说，回甘不说，单说它去干什么，你就知道有多了不起——它驾东去的风，给初升的日，当早点。它一路飘飞着，变换着姿势，调整到最佳形态，就到山前了。以前，我孤独时，常到山尖折云朵，生吃。

这么美的清晨，当然要吼，于是我就吼。哦哦地。这吼声，去东方，声音下

去，被风吃了，吃声的风，在半山腰闲逛，通天灌地的声，去就消失。对着四周喊，在无垠的天地里，声音弱得不行，满山苍茫，头顶着天，一览众山小，无一处可让声音着力，像在黑头凝上滑，一个劲地溜去，往四下去，随着韭菜坪的风，沿着一浪接一浪的山脉，慢慢地化了，听得见听不见，无法证实。在这茫茫四野，我不如韭菜，不如鸟，不如雾，不如云，不如马。

万千的山脉，逐渐明晰，牵了手，千姿百态，准备跳舞。天与地与雾与云与人与马与鸟与韭菜，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不觉间，进入角色，已经摆好。我盯着东方。等日来。

东方，一丝的红出来，我大喊：“来了！”序幕拉开，群山，跳着沉重的舞，从朦胧中来，在眼前一暗；万里的雾海，翻滚着白，填沟壑，淹山头，连天际，接日来；嫩的夜，添着透明的红；天地一静，人一屏，韭菜坪一颤，风一停，马一斜脸，遥远之日，一眼望尽，从一丝红开始，看得见冒，看得见大，看得见多，看得见稳，纯粹的红，没有芒，清晰而不耀眼，端庄而不老气。

全出来时，圆得不行，芒出来了。这就是韭菜坪的日出。震撼的日出。



王纯亮 摄

南山的雨

□周黎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这座小城的连绵南山，特别是南山上的雨。

晨曦未露，小城正处于她最优雅宁静的时候，我已经来到南山脚下。

那时，白日里车水马龙的大道上，只有偶尔一二辆车悄悄地溜过，轻盈的身，短促的声，如伊人的耳语。那雨，也轻轻地飘下来了。因了这盈盈洒洒的雨，我触摸到这样和温柔的夜。

于是，我定定地想看清楚这雨的芳容。我看见那雨密密的、摇摇的，如丝丝炊烟，袅袅娜娜，从灯光处轻轻飘过。她们要飘向哪里，我大抵知道一些——是要飘向我。我脸上的轻柔凉意，不正是那雨的亲吻吗？我于是更加把头仰平了些，闭上眼，放肆地接纳和享受雨的抚慰。慢慢地，那雨便在我的脸上坐不住了，她们凝结成滴滴珍珠，我稍一扭头，便从我的眉上掉下来了，有的穿过旧衣，浸到我的身体；有的在胶鞋

上滚动，再刺探我脚下的秘密；有的第一时间逃离了我的脸，在地上碎了……就这样静静地、悄悄地，我感受了一场盼望已久而不被打扰的相逢。

天渐渐亮了，我才发现那雨不只是灯光处的一簇，也不是跑道上的一条，而是漫山遍野的一片。似乎雨也大了一些，没有风，她们就顺着山势密密地斜织着。山上的树，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再与天宇相接，似乎那天就是那树支撑着的，而密密的雨，不紧不慢，不轻不重，就从山天相接处浸出来，好像要把这山和天连接得更稳固些。

这时，路上的车辆多了起来，山上晨练的人多了起来，树林里小鸟的叽叽喳喳也陆续传了出来。于是，南山开始动了，他伸伸懒腰，甩动身子，我就听见那沉积在树上的雨簌簌地掉下来，发出细细碎碎的声音，像小楼上的女子轻倒洗脸水，又像一阵风吹过金黄的麦田。一时间，雨声、鸟鸣

声、脚步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一场无人指挥的纯音乐表演，身处其中，如在桃源。

我于是陶醉了。

因了陶醉，却不禁遐想起来。闭上眼，我似乎不认识南山了。或许，这只是雨的表演，给人以装扮过的美。真正的南山上的雨，是我和妻一起爬到南山之巅时看到的雨。可不是吗？站在山顶，只见巍巍南山连绵起伏，伸到远方，不见尽头。那是一条巨龙，与之相配的，必然是倾盆大雨，哗哗的、急急的、重重的……一浪一浪的，像垂天的竹竿直直的，像漫天的烟雾浓浓的，像晶莹的宝石亮亮的。只需一眨眼的工夫，你的全身就会湿透，路上就形成了小溪，你的眼也会睁不开了。

真的，很多次，我们都狠狠地甩着脑袋、拧着衣服、挽起裤管，以最原始的蛮力，与这南山上的雨较着劲，想凭一己之力，征服那桀骜不驯的雨。可是，我们失败

了，因为那雨越来越大。有那么一瞬间，睁眼看去，但见整个南山都被雨裹住了。然而那伴随着大风而狠狠摇动的树木，却告诉了我，南山需要的正是这样的雨，在雨中，南山终于爆发了、惊动了、有力了。那雨也似乎读懂了南山的心，继续狠狠地下着，许久都没有停下的意思，她冲洗着南山的每一寸肌肤，安抚着南山的满身疲惫。树上的灰尘被洗掉了，地上的脏物被冲走了，空中的热气被逼凉了，一切都在雨中焕发清新与靓丽，南山就显得更魁梧和高大了。呵！这才是南山的本色！

雨终于停了，南山安静下来，舒服地躺着，享受雨后的清新。放眼望去，山腰上有几块耕地。地里一个农人，披蓑戴笠，不时倚锄而望。嘘！那不是陶潜南山种豆，悠然无欲吗？

我终于在南山的雨里，再一次读懂了古人的高雅。

秋意写真

□鲍安顺

秋天来了，吹过秋风，伴有微雨。我听着秋声，品过秋实，走在故乡山野水畔，在秋意里徜徉，内心像一张绵密的蛛网，呈现出独特的意味。

秋之声，听风听雨，让心灵触摸到秋之异美。秋来了，它会让败柳与残荷，在倔强中张扬起生命之美，景象里不失风韵，有了另一番意味深长。天气逐渐变凉，那残存的美丽，点亮秋季倔强的风情，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叶黄了，荷花没了，却在我们的心灵里，拥戴起秋天的生命，凄美永恒，蜕变静谧，涅槃重生，荡漾起鲜活的秋意风光。

秋色是舞动的，桂花飘香而风情舒展，菊花荡漾而含笑怒放，更不用说枫叶在山野舞蹈，金黄的田畴摇荡着诗意的辉煌。秋色是丰富的，它在沉郁中绽放异彩，也在内敛中喧嚣情怀。秋色是秋天涌动的情绪，张扬中不失含蓄，低调中不卑不亢，它比春天多了一份成熟，比夏天多了一些苍凉，比冬天多了一点热烈。秋色，充满了缥缈的灿烂，神秘的恢宏，色彩的缤纷。我常在眺望秋色时心意沉沦，又激情起伏，像在瞻仰浩无边际的天宇苍茫，凝望生命的灿烂诗意，抒怀人性丰富的多姿多彩。那秋色，是天地颜色，也是心灵的风光。

秋实，是春之华，夏之子，冬之慰藉，是四季中生长成熟的梦，也是生命落地生根的芽，它纯熟圆润，豁达从容。秋实果香，是秋的素颜本色，也是不失风貌的生存喜悦，更是秋韵的浓妆艳抹，风情万种的生命求索，它是血液的恩情，生长的渴望，生命存活必须。那挂在藤架上的紫葡萄，那悬在房梁上的玉米高粱，那飘在竹竿上的成串红椒，那稻香里迎风招展的喜悦。秋实，让人想象茂盛无边的庄稼，在暮色苍茫中悄然收获。丰收在望的景象，印嵌在老农慈祥微笑的面庞上，也在农家劳动的歌声里，风卷云涌，汇成了天地间最浩大的生命夙愿。

秋景是秋天的画卷，躁动的蝉声变得稀薄，所有的秋虫悠闲而快乐。我看见，野鸭骚动，惊起一群白鹤飞翔远行。秋意瑟瑟，连绵横亘的沉闷，弥散苍茫，渐渐秋意坠落于心意缠绵里。我想，果黄叶红，也是秋景，“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正是秋天的壮丽与空灵，美丽与庄严。而秋景，也是“返照乱流明，寒空千嶂净”，那冷落中有明亮，凉意里有温情，失落间有风情，苍凉时有梦幻。

秋意摇曳，也在梦里，像夜空明月一般的眼眸，凝视着我。它在我的感官里，永驻辉煌，有着生命永恒的丰富与精彩。

家在高原

（外一首）
□林瑞鑫

家在鸟家深处一个高原的小村子里
山上长满了青松林
还有一片宽阔无边的大草场
阿爷披着羊毛毡子
挥舞着鞭子
对着山口大吼一声
惊醒了沉睡的季节
大家围在火塘边
柴火烤红了洋芋和苞谷
老人们唱起民歌
喝着转转酒
微风拂面
满是泥土的芳香
我就像高原的一棵野草
在四季中疯长
我知道我会离开家乡
但我终归会回来
回到高原
回到我日思夜想
心勾勾的家乡

童年

清晨
阿奶起了个大早
砂锅里的苞米粒噼里啪啦响翻了天
苞米的香味直馋进我的梦里
口水打湿了枕头
我靠它
支撑着远大的理想
奔跑在开满野花的小路上
四季芬芳扑面而来
上课的铃声在不远处响起
一年又一年
有时是美好的
有时是酸涩的
有时是惊悚的
有时是……
这，就是我美好的童年

郑林华 摄